梅氏尚書平 一二三

俟菴經集 六

洌水 丁鏞 著

梅氏書平一

昔余遊學京師。竊聞師友。往往疑梅氏尚書。二十五篇。
文體卑順。心服其言。逮應講 內閣。課至禹貢。遂遭大
故。尚記乾隆壬子之春。入侍于
熙政堂。誦禹貢訖。
睿獎隆洽。玉音諄復。時
聖上潛心經籍。博詢時英。有尚書條問數百餘條。縷縷致
意於今文古文之辨。而賤臣寢苫在家。未有條對。至今

呑恨何者。

聖人旣沒。無緣質問此諛聞也。竊以梅氏之書。薈萃羣言。

裒成一家。至言格訓。誠亦不少。然其蒐輯之時。如兌命

太誓之本標篇名者。以之爲兌命太誓。誰曰不可。至於

夏書周書之但標時代者。書曰書云之原無標別者。分

隷各篇。雜以僞言。苟成文理。以簒聖經之名。則凡愼思

明辨者。在所硏覈。故朱子曰。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

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之見。可疑之甚。

又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難讀者皆今文。又曰。伏生口

授。如何偏記其所難。而其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豈有

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語類疑古文語尚有四十餘條今不盡錄

夫自漢唐以來。篤好古經。未有如朱子者。豈其起疑於無疑。欲毀無瑕之至寶哉。梅氏之書。誠有可疑。故朱子不得不疑之耳。況德不孤。必有鄰。前乎朱子。有吳才老棫。後乎朱子。有吳幼清澄。皆另有成書。痛辨其僞。攻梅氏。豈唯朱子已哉。至蕭山毛氏奇齡之書出。其侮謾詬詆。無復餘地。乃云古文之冤。始于朱氏。而所著古文尚書冤詞八卷。横說竪說。累千萬言。自言曰。我衛聖經。言旣如是。亦何必苦尸力戰。以取毀經之罵哉。但其本意。非衛聖經。凡朱子所言。務欲觝排。以自立幟。名雖自鳴志

殊不正。凡秉心公平者。在所必辨。然其考據瓌譎辯論豪快。非精研密核。未易折角。且凡議讞之法。貴在平允。漢人所謂廷尉平是也。彼有何冤讙譟噴薄。我本無事。應之以平。亦以逸待勞之義也。於是取朱子所以起疑之端。平心訂議。名之曰梅氏書平。凡九卷。

總敘

古今尚書之學。總有三本。其一。伏生所傳今文尚書。二十九篇。經二十八篇書序一篇出於漢文帝時者也。其二。孔安國所獻古文尚書。四十六卷。与伏本同者二十九卷增多者十六篇僞太誓一篇出於漢武帝時者也。其三。梅賾所奏稱孔安國古文尚書。五十八篇。

与孔本同者三十三篇增多者二十五篇出於東晉時者也。伏生今文之學。亡於晉懷帝永嘉之亂。見隋書孔氏古文之學。中墜厥緒。官學旋廢。建武之際。杜林傳之。賈逵馬融鄭玄之等。作爲訓傳。爲世所宗。至唐而亡。後漢書隋書唐書梅氏所自言古文之學。晉元帝時。首立學官。晉書荀崧傳唐太宗時。孔穎達作正義。南宋之時。蔡沈作集傳。今所行世者是也。又漢成帝時。張霸僞造尚書一百二篇。所謂百兩篇獻于朝廷。當時隨卽見黜。漢書儒林傳此其大略也。乃孔氏正義。蔡氏集傳。調護爲說。不辨眞僞。學者。旣無以分別源委。乃毛氏寃詞。頗洞錯亂。眩惑多端。觀者迷焉。今取三本源流疏理如左。

伏生所傳今文尚書第一

史記儒林傳云。伏生濟南人也。(伏生名勝)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太常掌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閒。節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又見鼂錯傳)

鏞案。二十九篇者。經二十八篇。書序一篇。(當時書序別爲一篇未嘗分冠于各篇)後人或疑一篇。是僞太誓者。非也。

漢書藝文志云。易曰。河出圖。洛出書。故書之所起遠矣。孔

子篹焉。上斷於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

鏞案百篇之序。伏壁原有之。故班固錄之如此。後儒不察。每云百篇之序。孔本獨有。亦疎矣。伏生有百篇之序故帝告九共嘉禾之等伏生書大傳歷歷言之

漢書儒林傳云。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倪寬。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國。案孔安國本亦治今文寬授歐陽生子。世傳至曾孫高。高孫地餘。爲博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

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東郡簡卿。簡卿者倪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武帝立五經博士初書唯有歐陽至宣帝時復立大小夏侯尚書

鏞案。兩漢儒林之傳●其傳伏生之學者。支分派裂。不可盡紀。皆出於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今並略之。

漢書藝文志。尚書經。二十九卷。師古曰此伏生傳授者傳。四十一篇。即伏生之傳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後漢書又有牟氏章句四十五萬餘言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夏侯勝小夏侯建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卷。考宣時三家並立學官歐陽說義。二篇。又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許商五行傳記一篇

鏞案。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伏生今文。見孔氏正義

隋書經籍志云。永嘉之亂。晉懷帝之末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又云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

鏞案東京以降。大小夏侯已微。唯牟融習大夏侯。又有吳良張馴等王良習小夏侯。而歐陽氏寖亦不振。光武之時。朱普桓榮皆習牟氏章句。其後榮子郁典及楊震張奐之等。綿綿不絕。並見後漢書至東漢之末。馬鄭古文之學大盛。而三家皆廢。故至晉而遂亡。

孔安國所獻古文尚書第二

史記儒林傳云。伏生敎濟南張生及歐陽生。節是後魯周霸孔安國。洛陽賈嘉。誼之孫頗能言尚書事。皆伏學孔氏有古

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

鏞案孔安國本亦伏生門徒故伏生歿後兒寬受業於安國也逸書十餘篇卽所謂增多十六篇

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鍾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　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乃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汨作九共）等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　劉向以中古文校

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一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鏞案論衡云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得百篇尚書於牆壁中（正說篇）參攷五宗世家則武帝之末魯共王卒已久矣論衡以為景帝時似長（琴瑟鍾磬之說亦史記所無）四十六卷者與伏生今文同者二十九篇增多者十六篇偽太誓一篇（當時盛行故附入古文中決非壁中本有偽太誓）合之為四十六卷也班固自注曰五十七篇者孔氏古文盤庚分為三篇顧命分為二篇（為康王之誥）九共本是九篇細剖其數則

五十七篇也本經二十八篇盤庚分出者二篇顧命分出者一篇增多二十四篇僞太誓一篇皆未及分又按先儒皆以古文爲倉頡古文見孔氏正義則中古文者史籒之大篆也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中古者西周也古文今文邈肰遼絶乃取中古之篆文上視古文下視今文參伍譯解乃知其同異也○又按劉向所校不過二十九篇二十九篇僅以伏氏經文校讎同異餘十六篇津梁旣斷無緣比對故當時無所討論也

荀悅漢紀云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末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于學官 劉向別錄云古文書十六篇詳見左傳序正義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絶無

師說○見孔氏正義

朱竹垞彝尊云孔子世家言安國蚤卒為武帝博士至臨淮太守卒安國傳稱安國受書于伏生伏生年九十餘安國雖最幼年已十五六天漢之後改元太始季已七十二征和二年巫蠱事發安國年七十七矣尚得謂之蚤卒乎當依漢紀增家字為是荀紀云孝成帝三年劉向典校經傳云武帝時安國家獻之則知安國已逝而其家獻之也◎鏞案十六篇者汩作九共等增多於伏本者也文字遠絶無可梯接所以無師說也○又按漢書云魯人高堂生為漢博士傳儀禮十七篇是今文也今所行儀禮武帝之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儀禮五十六篇皆以篆書是古文也

古文十七篇与高堂生所傳者同而字多不同其餘三十九篇絶無師說祕在于館（見土冠禮疏）尚書十六篇之絶無師說如儀禮三十九篇之絶無師說欲辨今文古文之源委者宜与儀禮比對也

家語云孔騰字子襄以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顔師古注漢紀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孔穎達云太常蓼侯孔臧卽安國之從兄与安國書云舊書潛于屋壁歘爾復出古訓再申臧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乃復有百篇耶（太誓疏）

鏞案孔叢子亦以孔鮒（襄兄字子魚）為藏書之人錄其與陳

餘（成安君）問答之言殊不合理豈有畏禍藏書之人先以宣洩外人之理孔藏之書亦孔叢子所載也百篇之序伏亦有之故漢書藝文志明云孔子作百篇之序而伏生壁藏之（上甲三）百篇之序不曰安國始也今孔藏之書有若安國之前都無百篇之名此豈西京人所言哉孔叢子者東晉時贋書也（家語亦王肅門徒之所修潤非信書也）本与梅書並出以爲梅書之外援朱子謂同出一手誠哉言也漢書劉歆傳云歆欲建立古文尚書列於學官移書博士曰伏生尚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絶太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古文尚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藏於秘府伏

而未發哀帝時歆欲建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諸博士或不肯歆移書責之曰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孝成皇帝乃發秘藏校理舊文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膠東庸生之遺學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悶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絶之闕戶尚書爲備豈不哀哉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書入諸儒皆怨光祿大夫龔勝惡之願乞骸骨罷大司空師丹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歆由是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爲河內太守

鏞案孔氏所獻本四十五篇藝文志並計僞太誓此云一篇故云四十六卷十六篇者藏於秘府伏而不發者十六篇餘則布在於人間也又按經或脫簡者尚書逸禮之謂也酒誥召誥有脫簡見上傳或間編者詩傳左傳之謂也當時無書傳詳觀全文

可知也。

漢書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用史記文安國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　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即庸譚見後漢書庸生授清河胡常字少子常授虢徐敖敖授王璜字子中平陵塗惲字子眞惲授河南桑欽字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乃莽廢官學仍不行又贊云平帝時爲立古文尚書

鏞案以今文字讀之者二十九篇与伏本同者餘十六篇既無今文不能讀也因以起家者文字異者七百有餘且

上乙
三

其論道釋義自成一家与伏氏門戶不同故謂之起家

公穀鄒左非有別篇之春秋齊魯韓毛非有增數之雅

頌也○又按司馬遷十歲誦古文從安國問書此時孔書未及

獻而其為古文說者止於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

篇則仍是二十八篇之文而已唯所言湯誥在十六篇內又湯征在十六篇外

即所謂十六篇者安國當時亦不能讀若其平易可讀

如今說命太誓則安國必能盡讀司馬遷亦必載之於

史記矣

後漢書儒林傳云光武初尹敏字幼季初習歐陽尚書既而

受古文汝南周防字偉公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

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至肅宗朝。有詔高才生能受古文尚書者。魯國孔僖。字仲和自安國以下。世世傳古文不絕。拜郎中。陳留楊倫。字仲理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講學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陽嘉二年。拜大中大夫與將軍梁商不合。以病免。又孫期字仲彧濟陰人也少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又周磐少游京師學古文尚書洪範五行

鏞案。尹敏周防之學。不知淵源。大抵璜惲之支流也。孔僖家傳之學。亦不過屬讀分章而已。誠若有論誤文字。劉歆傳問民間之時。何無一個孔氏獻其家學。而使膠東庸生。獨擅其名乎。○又按孔僖者。安國之血胤也。書肅

宗崇慕古文博訪高才孔僖既應是舉至拜郎中誠使乃祖眞有書傳藏之中衍傳子孫孫（梅書大序文）獻之朝廷列于學官此其時也鴻毛遇順翼彼天衢何憚而不爲也

隋書經籍志云晉書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下文卽書梅氏事）

鏞案秘府所存卽前劉歆所言藏於秘府伏而未發者也民間講習皆今字飜寫之本其孔氏本所獻古篆原經之出於壁中者猶藏秘府至隋而無傳也（之上失）故史官特書之以見梅賾之書無所考校而相徵也

別書杜林傳古文尚書事第三

後漢書杜林傳云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光武徵拜侍御史林前于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而示東海衛宏濟南徐巡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遂絕何意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地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又云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從外氏張竦受學博學多聞時稱通儒○儒林傳云衛宏從杜林受古文尚書作訓旨光武以為議郎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

鏞案漢書藝文志有杜林蒼頡訓纂一篇蒼頡故一篇西溪叢語云杜鄴尤長小學鄴子林好古其正文字過於鄴故言小學者宗杜林蓋其所學深

於古文故上溯蒼頡爲之訓詁雖入於小學家流其實古文尚書釋文也其所得漆書亦古文未獻之前依其字樣漆寫于繒帛倉頡文以存本面者故愛之寶之猶恐墜失若是今字傳謄之本何至珍惜如是〇又按杜林尚書之學其師友淵源卽張竦賈徽劉歆鄭興衛宏之等見本傳及儒林傳直抵於王璜塗惲乃都尉朝膠東庸生之嫡傳也其傳衛徐兩生之語悽婉感慨半宣半呑是其中別有隱痛可知其云前于西州得之者隱其來路也璜惲貴顯之時得于西京今王莽旣誅光武龍飛敢云得之於璜惲乎官學旣廢事見前舊遊零落璜惲古文之

學便作禁方唯玆漆書一卷異於篇簡之麤卷者捲圓也繒紙爲卷頻年困阨不忘握抱之誠其云流離兵亂常恐斯經遂絶者淵源既汚宗緒易墜也其云不合時務無悔所學者璜惲之學爲世所擯進無所用退無所講苟非好古衞道之人鮮不改悔也上下數十餘言其哀愴沈鬱之情溢於辭表其書之出於璜惲無疑也後漢書惲作憚後漢書儒林傳云賈徽受古文尚書於塗惲逵悉傳父業肅宗章帝特好古文尚書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　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作註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孔疏亦云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

鄭玄從東郡張恭祖受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傳是也者乃西入關因盧植事扶風馬融後註尚書節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鏞案賈逵之學本出塗惲而乃爲杜林漆書作訓則杜林漆書之本出塗惲又明甚塗惲者都尉朝之嫡傳也乃衛宏訓旨賈逵書訓馬融書傳集大成於鄭玄則杜林古文之爲世所宗久矣其爲孔安國之嫡統又何疑哉

後漢書盧植傳曰植字子幹涿郡人也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熹平後靈帝時作尚書章句時始立太學石經

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願得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專心精硏合尚書章句刋正碑文古文科斗近于爲實而壓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說之宜置博士爲立學官會南夷叛植出為廬江太守

鏞案孔氏古文曾於平帝元始三年莽奏立博士每經各五人逸禮古書通知其義者皆詣公車王莽傳莽誅而官學亦廢其後光武以衛宏能治古文之故召拜議郎而官學未復至是熹平時已一百五十餘年而范陽盧植始復請立學官又未施行

陳壽魏志王朗傳云王肅父王肅東海郡人字子雍初善賈馬之學

而不好鄭氏采會異同爲尚書解節皆列于學官晉書荀崧傳云元帝時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句尚書鄭氏句古文尚書孔氏即梅氏所上博士各一人荀崧爲太常時置博士郎太興四年

鏞案王肅書註雖与鄭玄不同旣善賈馬之學則仍是杜林之本即孔氏古文至曹魏之時幷立官學矣至於鄭玄之註其立學官似在西晉之時元帝時乃簡省員數非創置也此時梅書已行豈有創立鄭學之理特以舊立之故許其並存耳然且鄭氏單稱尚書孔氏乃稱古文尚書即梅書新間舊賤妨貴勢已成矣

隋書經籍志馬融註尚書十一卷鄭玄註尚書九卷王肅註尚書十一卷又云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馬融鄭玄爲之作傳註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謂伏非孔舊本節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孔卽梅而鄭氏甚微氏也

鏞案杜林之書本爲都尉朝之嫡傳而馬鄭之學接於杜林則是孔安國主邑之孫也隋書病其所傳唯二十九篇然孔氏之書能有師說者本不過二十九篇安國所讀二十九篇漢書藝文志所論二十九篇劉歆校書之時校之以歐陽夏侯二十九篇二十九篇非馬鄭之

過也餘十六篇安國之所不讀劉歆之所不校故馬融書序曰逸十六篇絶無師說今以二十九篇疵馬瑕鄭不亦難乎史記漢書皆云安國得古文以今文讀之隋餘十六篇既無伏生今文安國自不能讀書撰定之時梅書之行于世已二百餘年增多二十五篇眼慣耳熟反執眞實無僞之書病其略少又按隋書病其經字雜以今文此又不通之論也鄭玄註經之法本取今文古文從其善者故儀禮十七篇其高堂生所傳者謂之今文其孔安國所獻者謂之古文而鄭玄通執二文擇其善者或從或違士冠禮布席闑西之註曰古文闑爲槷此從今而存古者也其孝友時格之註

曰今文格爲報此從古而存今者也十七篇皆用此例彼此兩備優劣胥顯注經之法莫此爲良其注尚書亦必主之以古文參之以今文舍短取長如於儀禮而今乃病之曰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豈公言乎儀禮之註參用高堂而後讀禮者未嘗云參以今文非孔舊本何獨於尚書之註以此爲病乎尚書儀禮今古出没情同理均毫無差殊而於彼則宗之於此則病之將唯梅氏之書是孔舊本乎失之遠矣世方信之曰是孔舊本故兹乃斥之曰非孔舊本自此以前皆以杜林漆書爲孔舊本又可推也

梅賾所奏孔傳尚書第四

晉書曰。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字休預 愉授天水梁柳。字洪季 柳皇甫謐外弟也。柳授城陽臧曹。字彦始 曹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眞 賾爲豫章内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

鏞案孔穎達正義。引晉書如此。然今考晉書。無此文。○

朱氏彝尊曰。鄭沖在高貴鄉公之時。已拜司空。講尚書與鄭小同。玄之孫 俱被賜。使得孔氏增多之書。何難上進。其後官至太傅。几杖安居。備極榮遇。與孔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訓註。奏之于朝。何獨孔書。秘而不進。高貴鄉公即魏主髦

晉書皇甫謐傳云謐從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

鏞案孔氏正義引晉書如此然今考晉書無此文皇甫謐傳無此語○朱氏彝尊曰孔傳謂堯死壽百十七歲世紀則云堯年百十八歲孔傳謂舜壽百十二歲世紀則云舜年百歲案中間歷試即位等事皆不相合今略之孔傳釋文命謂外布文德教命世紀則云足文履己故名文命字高密孔傳釋伯禹謂禹代鯀爲崇伯世紀則云堯封爲夏伯故謂之伯禹所述多不相符竊意謐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案世紀所述或与梅書相符則是又梅書之所撮取不必云士安見梅書且梅書太甲嗣湯而世紀則外丙仲壬之後太甲乃立亦

不合

隋書經籍志云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節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孔安國之傳奏之左傳襄三十一年疏云東晉元帝時梅賾獻書又志古文尚書十三卷今字尚書十四卷又云漢武帝時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家語稱孔襄漢紀稱孔鮒此又稱孔惠孔安國得古文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与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起不得奏上安國遂私傳其業于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生授胡常謂之尚書古文之學

鏞案孔安國以考今文得多十六篇(累見前)諸文歷狀今忽云得增二十五篇何據矣古文尚書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昭載漢藝文志今忽云五十八篇何據矣兩漢諸史皆無安國作傳之語諸史皆云安國獻之(荀紀云安國家獻之)今忽云作傳而不得奏上何據矣都尉朝膠東庸生之嫡傳下抵于塗惲(已見前)杜林賈逵寔得其宗公諸一世無所隱秘今忽云私傳其業何據矣膠東庸生誠有所受之孔傳劉向劉歆傳問民間之時(成帝時)庸生何不獻之此皆悠悠之說不可立也

陸德明經典釋文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

篇時以王肅註頗類孔氏故取王註從愼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孔疏云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多用王范之註補之而皆以愼徽以下為舜典之初(玄德升聞下)

鏞案梅氏割分堯典以作二篇所以克鄭玄本五十八篇之數也(鄭本三十四篇又逸書二十四篇)旣又息量故缺一篇以應藝文志五十七篇之文(班固自注)必缺此舜典者堯典一部渾然天成文理接續分則分之而未易取信(時無二十八字)於是模糊漫漶闕其傳註以作然疑之案其計至密其機至巧也○又按取王注補之者晉元帝太興四年梅氏之書始立學官(八上乙)其博士等取以補之也范甯又是

晉末人其取范註似在蕭齊時姚方興二十八字補入之後也（今所行汲古閣本肆類上帝之節有馬云王云之註此條陸氏釋文誤刊在此又非前人所補）

建武舜典考第五

隋書經籍志云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又闕舜典一篇

節 齊建武舜典姚方興于大桁市（建康地名）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註多二十八字（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孔疏云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

鏞案當時之人號此舜典曰建武舜典所以別之於孔

壁所出十六篇中舜典也于帝得之者諱其根也萬人聚市不知誰出也不荒唐乎又按類太康中書者謂字畫典雅籤帶華麗或似晉武帝太康季間內府所藏書籍樣子非謂太康中書本有孔氏傳古文尚書也又按梅氏孔傳本是僞撰缺者故缺非有脫失姚氏孔傳又自僞撰非果得梅之所失也蕭齊時其書遂亡今所行舜典之傳仍是王范之註補綴成篇者非姚之所獻王范本作堯典注姚之所獻今不過二十八字自晉元帝初年至蕭鸞建武四年己一百八十季梅氏遺篇何以存矣此是另作一篇非梅之所失今所行二十八字之註華謂文德玄謂幽潛等四段共計六十一字又是隋人所補

陸氏釋文云齊建武中姚方興采馬王之註造孔傳舜典一篇言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舜典益稷盤庚中下康王之誥爲五篇所以致誤舜典首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用合之遂不行用

鏞案此論一出雖蒙士亦可悟矣方興雖不被誅二十八字其不立矣

河內泰誓考第六

漢書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

鏞案四十六卷者二十九篇其一篇書序十六篇增多者太誓一篇也安國旣得壁書又取僞太誓時行者以古文寫

之附入其中故班固並錄如此晉李顒尚書集註於僞太誓每引孔安國之說見孔氏太誓疏以此觀之僞太誓之附入古經本安國所爲而司馬遷亦而信而錄之於周本紀也

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於壁内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敎人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太誓後得○馬融書序云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引古書所引太誓五事以明其僞見太誓論鄭玄書論云民間得泰誓孔本大誓一篇鄭本太誓三篇王肅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陸氏釋文云泰誓本非伏書司馬遷以武帝之世見泰誓之出而得行因入于伏生所傳之内

鏞案。武帝之前。早有泰誓。故伏生書大傳。稱八百諸侯。俱至盟津。白魚入舟。又董仲舒引書曰。白魚入于王舟。僞太誓之行。蓋已久矣。或云伏生董生引僞太誓如墨子孟子引古太誓今不見全文民間太誓如梅氏太誓得依此以造前篇然則。孔安國所說太誓。卽伏生所說。藝文志所載卷數。或係都尉朝以下。後學之所增也。先儒稱安國蚤卒則武帝末太誓非安國所能收也

後漢紀云。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所說。宣帝太和元年。泰和當是本始河內女子。壞老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論衡云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又云泰誓掘地所得

鏞案。泰誓總有五本。古經眞本。久已亡滅者一。左傳墨子孟子

之所引伏生孔安國所嘗論說者二白魚入舟事武帝末得之民間者三此太誓只是一篇附入於孔氏古文宣帝時河內女子所得者四此太誓方是三篇鄭玄本乃此物梅氏所獻今世所行者五古經多入此中其二其三其四總謂之僞太誓而實非一本伏孔所說若是此物武帝末所得何至博士讀之數月宣帝時所得若是同本何必下示博士而壞屋掘地神異其事乎史記書有三篇者皆言三篇太誓則不云三篇當時只一篇也漢書律歷志郊祀志刑法志平當傳終軍傳及兩漢諸書其引僞太誓之文略爲蒐輯以資考辨今並略之○總之鄭玄之本句引僞太誓而作部梅賾之本蒐采眞太誓而成編左傳國語禮記孟子

管子墨子荀子等所引遂使一僞廢衆眞。小善掩大惡。而碔璞既幻。雄雌誤淩。此尚書興廢之大端也。君子容一小人。而終致覆局之禍。奸人飾其外貌。而反竊睟面之名。豈不嗟哉。

隋書云。伏生口授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此云一篇者統擧篇額不細剖也。

鏞案隋書之意。欲以河內太誓一篇。充伏壁二十九篇之額。大非也。宣帝時新書無以充文帝時舊額二十九篇者。書序一篇。列其額也。

張霸僞書考第七

漢書儒林傳云世所傳百兩篇者出自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眞古文者霸已能爲百兩徵已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乃黜其書

鏞案漢成帝時孔氏古文既在秘府安國家所獻而更求眞古文於民間則孔氏之書不見容於諸博士可知時只有伏氏今文博士黨同伐異已甚或其文字古奧無以悉通故更求別本也張霸之書當時隨即見黜一字不播於人閒而今人

誤讀孔疏。乃以孔壁十六篇。爲張霸所作。篇見下謬甚。張霸有二後漢書又有一張霸字伯饒數歲知孝讓號張曾子永元中爲會稽太守郡中爭厲志節道路但聞誦聲与造爲之張霸不用也

春秋說云。書凡百二十篇。○尚書緯云。璿璣鈐孔子定書。百二十篇。鄭玄云孔子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爲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並見孔氏正義

鏞案百二篇。應是自昔流傳之名。經文百篇。書序二篇也。周易十翼上彖下彖分爲二篇書序二篇亦猶是也

伏生今文尚書篇目

堯典今之舜典合爲一　皐陶謨今之益稷合爲一　禹貢　甘誓　湯誓

盤庚三篇合一有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等句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牧誓 洪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有王曰封

唯曰若圭璧等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毋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康王之誥合一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已上二十八篇 書序一篇不分冠各篇 共二十九篇

鏞案。伏生尚書大傳引書。有九共帝告等篇。九共篇引書曰予辯下上使民平平使民無傲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大傳之序。有嘉禾揜誥等篇。王應麟考異則伏生之書。不止二十八篇。伏生亦有壁藏。亂定而還。亡其書數十篇。其中或有數句之記憶者。載之大傳也。書大傳所言學校之制及它說多不雅馴未可尊信大傳。說堯典爲

唐傳。引九共為虞傳。帝告為殷傳。則堯典曰唐書。臯陶謨曰虞書。商書曰殷書。又可知也。堯典臯陶謨皆稱曰若稽古堯典之末書舜死則明係夏史所作其可曰唐書乎詩云商頌則書曰殷書乎某書某書疑非夫子所定故二家各殊

史記所載尚書篇目

堯典如喪考妣以上入堯本紀格于文祖以下入舜本紀　禹貢　臯陶謨帝曰來以下不分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已上夏本紀　〇帝誥　湯征　女鳩　女房　湯誓　典寶　夏社　仲虺之誥　湯誥　咸有一德作於湯時序次与梅異　明居　伊訓　肆命　徂后　太甲訓三篇　沃丁　咸艾　太戊　原命　盤庚三篇小有文　說命有事實無文　高宗彤日　高宗之訓　西伯戡黎已上殷本紀

微子宋世家○太誓齊世家牧誓 武成有事實似經文無分律曆志所載諸文殷之器物即分器鴻範宋世家金縢 大誥已上魯世家微子之命宋世家歸禾 嘉禾已上魯世家康誥 酒誥 梓材已上衛世家召誥 洛誥 多士魯世家毋逸魯世家君奭燕世家多方 周官魯世家立政魯世家賄息愼之命 顧命 康誥即康王之誥冏命 甫刑已上諸篇皆入周本紀或有序無文或詳畧不同唯君奭立政不見於周本紀中文侯之命晉世家肸誓魯世家秦誓秦本紀○凡六十四篇其有序無文者十三篇甘誓 湯征 湯誓 湯誥 高宗肜日 太誓 洪範 多士 毋逸 君奭 甫刑 文侯之命 肸誓其有文無序者八篇堯典 禹貢 皐陶謨 西伯戡黎 微子 牧誓 金縢 秦誓有序無文者四十一篇五子之歌 胤征 帝誥 女鳩 女房 典寶 夏社

仲虺之誥 咸有一德 明居 伊訓 肆命 徂后 太甲訓三篇 沃丁 咸乂 太戊 原命 盤庚三篇 高宗之訓 分殷之器物 大誥 微子之命 歸禾 嘉禾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方 周官 立政 賄息愼之命 顧命 康誥 冏命 有事實而有序無文者一篇卽武成 有事實而無序無文者一篇卽說命

鏞案史記盤庚分爲三篇顧命分爲二篇此孔安國之學也其太戊一篇亦見書大傳又凡三篇者必云三篇太甲訓三篇盤庚三篇是也太誓只是一篇故不言三篇藝文志亦然四十六卷者太誓只一卷故也至河內女子獻書之後太誓始爲三篇

鄭玄所註古文尚書篇目

堯典今之舜典不分舜典非今之舜典也古別自一篇汩作九共九篇槀飫大禹謨皐陶謨今之益稷不分禹貢甘誓棄稷非今之益稷也古別自一篇五子之歌胤征○己上虞夏書二十篇孔穎達云馬融鄭玄王肅別題皆云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

鏞案鄭本棄稷序在甘誓之下棄稷者太康時書也周語云及夏之衰棄稷弗務不窋用失其官史記亦載是說周本紀棄稷之戒自一篇也梅本截取皐陶謨下半改之爲益稷並改其序文合之曰大禹皐陶謨益稷棄稷本序遂滅無存孔氏正義亦不槩及序在禹貢之上亂經大矣今人謂棄名稷官不宐連稱遂以梅書爲近理張華大司農箴云棄稷弗修不籍千畝此

本諸書序而作

帝告　釐沃　湯征　汝鳩　汝方　夏社　疑至　臣扈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咸有一德　明居　典寶　伊訓　肆命　徂后　太甲三篇　沃丁　咸乂四篇　伊陟　原命　仲丁　河亶甲　祖乙　盤庚三篇　說命三篇　高宗肜日　高宗之訓　西伯戡黎　微子

○已上商書四十篇

鏞案商書序次梅本益多變亂湯誓在夏社之上典寶在虺誥之上咸有一德在太甲之下湯既克夏還亳作誥以戒萬邦其大義有二一爲民上者務樹功德將以考實績二安居民者乃爲功德將以

奠斯民於是。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單作明居。見史記以申原誥之義。梅氏倒亂如此。則湯拯民水火之意泯矣。伊所言曰伊訓。高宗所言曰高宗之訓。則太甲訓者。史記作太甲訓太甲之所言也。太甲修德之後。垂訓後嗣者也。今亦作伊所訓可乎。

泰誓三篇非梅本泰誓即河內女子所獻 牧誓 武成 洪範 分器

旅獒 旅巢命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歸禾 嘉禾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成王正 將薄姑 多方 周官 立政 賄息慎之命 亳姑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

牙冏命 蔡仲之命 費誓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已上周書四十篇 孔氏正義云百篇次第孔鄭不同湯誓鄭以爲在臣扈後第二十九咸有一德在湯誥後第三十二蔡仲之命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周官在立政前第八十六費誓在呂刑前第九十七

鏞案鄭註尚書。本之以孔壁古文。參之以伏生今文。兩漢兩家之說。集大成于鄭本。今已亡矣。唯據孔疏所記序次如右。其文字異同。今不可詳。

百篇之內鄭所注釋者三十四篇 堯典 臯陶謨 禹貢 甘誓 湯誓 盤庚三篇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泰誓三篇 牧誓 洪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顧命 康王之誥 費誓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此隋書所謂鄭玄作註不過二十九篇

鏞案。伏本二十九篇。包函書序一篇。鄭之書序。外於百篇。則鄭玄作註。實不過二十八篇。隋書誤矣。前儒以僞太誓一篇誤充二十九篇之數故隋書云然耳二十八篇。盤庚二篇。康王之誥一篇。僞太誓三篇。共三十四篇也。

其自出壁之初。絶無師說。鄭亦不註者二十四篇。舜典 汩作 九共九篇 大禹謨 棄稷 五子之歌 胤征 湯誥 咸有一德 典寶 伊訓 肆命 原命 武成 旅獒 冏命此漢書所謂十六篇也九共九篇故得增八篇

鏞案。此二十四篇之目。出於鄭註書序。見正義此中唯伊訓武成。見於劉歆三統曆。餘皆散亡。

其有序無文。或但有篇名之註者四十二篇。槀飫 帝告 釐沃 湯征

汝鳩 汝方 夏社 疑至 臣扈 仲虺之誥 明居 徂后 太甲三篇 沃丁 咸乂四篇 伊陟 仲丁 河亶甲 祖乙 說命三篇 高宗之訓 分器 旅巢命 微子之命 歸禾 嘉禾 成王正 將蒲姑 周官 賄息愼之命 亳姑 君陳 畢命 君牙 蔡仲之命

鏞案此諸篇序文。多載史記而馬鄭篇名之註。或見於陸氏釋文。猶是孔壁之眞面也。其中太甲說命畢命君陳數章。或爲諸經所引。餘無遺影矣。

平曰。古今尚書諸本。先後異同。眞僞虛實。如右所列。史乘儒籍。昭布萬目。而孔穎達以若精識。迫於詔命。俛首於梅氏之僞書疏解唯謹。蔡仲默以若通敏。跡於考驗。謬僭於朱子之正論。集傳以成。擧世蒙冒。莫之解脫而

吳才老吳幼清之苦心論辨。又皆湮晦而不章。唯朱子數語爲學者所誦而已。朱子疑而舍之。不及是正。滋爲後學之恨。而蕭山毛氏反謂朱子。非聖毁經。慢駡罔狀。舞弄唯意。顚倒文句。變幻數目。一唯梅氏之書。是護是掩。世且眩惑而莫之淩。嗚呼。亦斯文之蔀障也。余今謫居南荒。書籍鮮少。無以折其角。唯據理剖析。亦無不可曉者。先從大序。次及乎正義集傳。所以疏其源也。若毛氏寃詞。則所致力借一者也。並詳下篇。

洌水全書卷之十七

洌水 丁鏞 著

梅氏書平 二

大序一 伏生失其全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皆科斗文字

大序者僞者所作也。伏生未嘗失其全經。史記唯云亡數十篇。上二 甲 劉歆謂初出屋壁朽折散絶。上一 乙 何謂失其全經。口以傳授乎。藉失其全經。伏生誠能誦之。當書之竹帛。以成簡編。何至遂無文字。一生口授乎。口授之說。起於衛宏。光武詔定古文官書。衛宏承詔作序。有使女傳言之語。

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与穎川異錯所不知者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見正義原宏之意。非謂伏生。都無簡編。謂解說其義。旨教授其句讀。使其女代言耳。此亦孔學入詆訾伏學之言本出於黨同伐異文序。本今鼂錯。往受義旨。非唯簡編是索也。偽者誤看衛序。遂信口授之說。嗣玆以降。傳相循襲。隋書曰口授。上八 丙 釋文曰口授。陸德明 朱子曰口授。朱子云出其女口授有齊音不可曉者是用衛宏說非襲大序文蔡氏曰背誦。集傳序錄云背文暗誦 前此司馬遷班固劉歆之筆。無口授二字。口授者衛宏以後之人所言。百篇之義。世莫得聞。又何言也。班固藝文志直云百篇之序。孔子作之。伏生藏之。上三 甲 安國少時。受業於伏生。親見

一上戊

今文。上甲七何得云伏生之書。無百篇之義乎。安國必無此
言。言此者僞也。
史記五宗世家云。魯共王。以景帝前三年。徙爲魯王。本是淮陽
王又二十六年而卒。則武帝卽位之十二年也。卽元光六年武
帝之末。墓木已拱。安得治宮。班固謂武帝之末。魯王得書。
上甲八本是傳聞之誤。司馬遷生並一世。親受書於安國。上乙八
二而壞屋得書之說。不見史記。安得百年之後。倒能詳知
乎。僞者。據藝文志。同聲吠影。是豈安國之手筆哉。琴瑟鍾
磬之說。本自難信。僞者改之爲金石絲竹。則管籥之音。又
何據矣。

古文無科斗之名。科斗非西京口氣。許愼說文云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之時始定六體。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小篆程邈所作四曰佐書卽秦之隸書五曰繆篆六曰鳥蟲書使甄豐校定而科斗之名。不見小學。自鄭玄盧植以來。始有此稱。鄭云書出屋壁。皆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本論杜林漆書見正義盧植云古文科斗。降在小學。上七乙晉書衛恒傳云。魯共王得尚書時人謂之科斗。鄭所云今者漢末也此云魯共王時人謂之科斗非也束皙傳云。汲郡人盜發魏安釐王塚。冢中得漆書數十章。皆科斗字。又云嵩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束皙曰此漢明帝陵冊文蘇軾石鼓歌稱籀史變科斗。皆後世所言。孔安國西京人。何以云科斗。○西京

雜記云滕公至東都門得石椁有銘文字古異以問叔孫通通曰科斗書西京雜記者晉人葛洪作言皆誕妄不足據者淵泉洪聲伯云西京雜記今所傳者又是吳均贋本非葛洪作也清人所纂四庫書目辯證甚明日本舊有孔安國孝經傳亦有皇侃論語疏日本人太宰純以此二書傳于中國見錄于鮑氏叢書其孔序云魯共王得古文孝經字皆科斗此孔序亦或梅氏所爲又或好事者效梅而爲之皆非信書不足爲僞序之聲援也

大序二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以竹簡寫之增多二十五篇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云云并序凡五十九篇四十六卷

所聞伏生之書何謂也謂伏生竟無簡編可聞而不可見耶隸古定何謂也隸者程邈之所作与今所云八分相近古者倉頡

之所作。隸則非古。古則非隸。何以寫之於竹簡也。史記云。孔氏有古文。安國以今文讀之。上七甲 僞者依此爲說。然若如此說。孔壁古文。世無知者。唯以所聞於伏生者。擇其可知者而定之。定之爲言。吞疑憑臆之辭。而又飜之以隸書。則是孔本尚書。乃伏本尚書之飜身換面者而已。豈復能自立耶。孔氏增多之篇。本止十六。藝文志。上八甲 荀悅漢紀。劉向別錄。馬融書序。上九甲 傳至鄭玄。篇目歷然。上七丁 猝增多二十五篇。將誰信之。將彼班固荀悅劉向劉歆馬融鄭玄之等。相傳相授之學。皆擁虛簿乎。且此增多之篇。出壁以來。絶無師說。上九甲 若使安國之傳。果傳于都尉朝。上二丙 則兩漢

以來何至於絕無師說耶僞者殆欲作十六篇而止因太甲說命太誓之等其在先秦古籍多有可採左傳禮記墨子孟子荀子等故不得不汎濫至二十五篇而終於十六篇中多取至十篇耳舜典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伊訓武成旅獒冏命然湯誥咸有一德不收史記之所載上丁四伊訓武成不收律歷志所載又伊訓二句載在亳征是三朡爲鄭注所引此其疏脫處

堯典自堯典伏生未嘗取舜典合之也孟子引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非今舜典之文乎孟子生於伏生二百年之前焉能逆知其牽合而預題曰堯典耶是其合之也明在孟子之前伏生抑寃矣

且使安國眞有是傳眞有是序公而傳之於都尉朝上丙二私而傳之於孔僖上乙三則兩漢諸人一何蒙昧堅以舜典爲堯典耶漢書王莽傳云堯典十有二州後漢書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以二月東巡守又陳寵言唐堯著典眚災肆赦晉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堯典云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毛氏所輯凡稱堯典皆在愼徽五典之下何無一人剔開其緒論耶

書有棄稷本無益稷上丁三雖棄名稷官不宜連稱見正義棄稷之解明在周語上丁三何謂棄名古書之分一爲二者總有三例其一任取篇首二字以名之如旣夕有司徹之類

是也其二總括宗義以名之如康王之誥是也其三不別立名標以第次如盤庚太甲之類是也今此皐陶謨下段皐夔禹益迭相都俞而益稷二字不在篇首則于三例都無所當名曰益稷豈古法耶棄稷本作於太康之時與五子之歌相連爲篇上丁三不可改也

五十九篇者依於鄭也四十六卷者依於班也鄭之所註五十八篇丁六七增一書序八可九也班之所志四十六卷上甲八以序爲卷義見正數可合也又見班志有五十七篇之註上甲八於是故缺一篇今所云舜典欲以偏合於諸文所合者唯數目耳羊質虎皮鵲巢鳩居雖多亦奚以爲

上戊七 上戊八

大序三（承詩為五十九篇作傳書序疏 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

漢武帝無此詩也班馬二史劉向別錄凡經籍顯晦關由朝廷者書之唯謹況此聖裔儒宗承詔作傳許大好事顧乃遺之乎安國少時及見伏生（家語附錄云安國受書于伏生）而倪寬受業于安國（上甲四）則文帝末年已游學矣孔子世家云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則武帝之初年也此時安國本以伏生之學為今文博士與周霸賈嘉並名何遽為古文尚書承詔作傳乎若夫武帝晚年則安國已古人矣（上甲九）

陸氏釋文云馬融之徒百篇之序揔為一卷孔以各冠其

編首而亡篇之序卽隨其次篇居見存者之間汨作等十一篇其文皆亡而序与百篇之序同編故存見汨作序下原陸氏筆意亦謂僞者就馬鄭百篇之序而取之分冠于各篇也由是觀之孔作正義陸作釋文非不知其僞而一心尊信者也陸氏蓋率口而發夫易傳象象自成一篇先儒分而隷之諸書可然書序則不可何者事實顚末覽書自明以序冠首只成架疊如甘誓洪範之類以序冠首何益矣

大序四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子孫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巫蠱者征和二年戾太子事也武帝卽位之四十年文帝之末季近

二十。故能游學濟南。其後歷景帝十六年。以至武帝之四十年。則其年恰過七十。司馬遷何云蚤卒。獻書之在安國旣没之後。明矣。籍使安國身獻其書。躬承帝詔。則巫蠱之年。雖未復命。事定時平。庶政無滯。又何以自畫自沮戚戚然以私傳爲意耶。人臣事君。有命必復。委君命於草莽者春秋誅之。故戶歸父奔齊。壇帷復命。宣十八貞子道死。將以尸入。哀十五蘇武反節。寔祭武陵。有命必復。在禮則然。今也承詔作傳。私自傳家。有是理乎。漢書謂獻書而遭巫蠱未列于學。此云會巫蠱事未獻。亦不合

且使不幸而未獻。亦當公諸一世。朝暮遇之。何爲此遥遥

延延千秋百歲之遐想乎堂堂中國虞夏殷周之書賢聖

訓謨之言非比癰疽馬醫之方青囊秘訣一子單傳又何

必傳子孫孫以貽後代哉司馬遷切友也不以示之都尉

朝嫡傳也不以授之後世子雲其何以待之今詳其意傳

子孫孫以貽後代者暗指漢章帝時孔僖也博雅同志亦

所不隱者暗指皇甫謐梁柳之等也彼見後漢書有孔僖

自安國以下世世傳古文不絶之語上三 乙 遂云傳子孫孫

又恐傳子孫孫則皇甫謐梁柳之等無由得見故繼云博

雅同志亦所不隱肺肝如見何以匿矣安國不能前知數

百年後事何以逆覩如此陳敬仲之筮詞曰五世其昌莫

之與京畢萬之筮詞尸公侯之孫必復其始朱子以此知左傳有三晉後作今執大序之末語知大序爲東晉人作

正義一序云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註之寔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

國子祭酒弘文館學士孔穎達字沖遠或云仲達五經之大儒也其邃學精識貫穿今古孔書梅書之廢興本末眞僞虛實他人容或不明孔祭酒豈有不知者乎竊惜夫以若弘博屈首解此虛僞之書凡有破綻皆曲爲之彌縫心知馬鄭之學乃孔安國之嫡嗣而每滚抑而暗壓之嗟乎斯何故也一時議橫生訴旨嚴重有不敢沮貳也一家世燀奕祖德

彌章。有不必打破也。非斯二者。孔祭酒豈有是哉。古文雖於前漢。不列于學官。司馬遷載之於史冊。劉向校之於秘閣。上八甲 劉歆移書博士。詳許以欲廣道術。上一乙 塗惲幸遇平帝。躬見其建立官學。上二乙 雖緣王莽之亂。事不光鮮。不可曰全晦也。光武龍興。首獎古文。衛宏甫作訓旨。戶拜議郎。上五乙 肅宗善繼。崇慕古文。孔僖僅守世業。郎拜郎中。上三乙 於是孔氏古文之學。蔚然大興。撰書至三十餘篇。聚徒至一千餘人。孔祭酒豈皆不知。遂謂兩漢之所不行乎。魏之所建王肅注也。晉之所建鄭與孔也。上八乙 不分涇渭。模糊言之曰。歷及魏晉。方始稍興。其前後盛衰之跡。果不知

而言之乎註經之時或異同者如堯典九族之註伏學云母族妻族孔學云九世之族是也原經之外新撰二十五篇又於原經之內變亂唯意(舜典益稷等)是可云時或異同耶經本絕異註奚求同蔡九峯集傳雖未眄姦是不察之過于自己誠意之學無所愧焉孔則不然古今眞僞如視掌敍而上誣古人下欺後學乃至於此

皇甫謐言行無玷粹潔之人也寧有是也帝紀中所載有類僞書者是僞者用帝紀(或後人追攙于世紀中以作僞書之聲援)非帝紀用僞書也況兩書乖舛者多(一上丙)豈可疑之

正義二(大序疏云伏生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今之泰

上己三

上己四

誓非初伏生所得

計篇而爲三十一者。孔壁之眞本。加之以書序一篇。僞太誓一篇。則三十三篇也。加之以增多二十四篇。則五十七篇也。上甲八 計篇而爲三十四者。鄭氏之新本。序在額外。序不在百篇內。而僞太誓三篇也。加之以增多二十四篇。則五十八篇也。鄭氏時二十四篇己亡是虛簿也 若伏生之本。二十九篇。其一篇本書序 無分出。何又計卷。孔祭酒非不知也。計將以鄭注尚書。駁然歸之於伏氏之學。故誣之如是。豈不惜哉。

伏氏書中。本無泰誓。書大傳中。雖有泰誓之說。白魚入舟等 書大傳。亦有帝告九共諸說。上丁一 其亦有經文本篇而言之

乎。孔祭酒非不知之。猶以泰誓擬議於伏生者。亦唯鄭玄之本指之爲伏學耳。鄭固可忌。伏有何罪。胷中懷一偽物。其害於政如此。

正義三書傳有白魚入舟之事不知伏生先爲此說不知泰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司馬遷時已得太誓並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武帝紀載今文泰誓末篇

書傳白魚之說。雖爲伏生之手筆。不足以累伏生也。當時周書。種類甚多。藝文志有周書七十一篇伏生皆能言之。故書大傳所載。未必皆二十八篇之事。又何嘗以白魚入舟爲泰誓文乎。伏生雜論周書。偶及白魚之說。於是偽造泰誓者。遂取白魚之說。入于泰誓也。譬如鄭玄註書。偶有科斗之說。於

是僞造大序者遂取科斗之說入于大序

漢書藝文志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其一卷明是僞泰誓一篇（上甲八）若去僞泰誓一篇無可以當此額者正見漢代史家以僞泰誓並歸於孔氏司馬遷作史多用孔安國之義而白魚之說載於周本紀何云並歸於伏生○僞泰誓明有多本（上丙七）周本紀所載藝文志所計（上甲八）明止一篇（此所云民閒得者）河內女所掘鄭玄本所列乃爲三篇（上丁六）孔疏混言之亦謬

司馬遷不作武帝紀武帝紀者褚先生之所補也且考武帝紀無今文泰誓末篇（其必謂之今文泰誓者專爲清脫孔安國以鄭玄本僞泰誓歸之於

伏生今文之學唯有附下罔上者死以下四五句是或僞太誓末篇中語○後儒之欲詆伏本者必云伏本之內原有泰誓謂伏本無書序以泰誓當一篇不知伏旣負累孔亦同歸何則二十九篇劉向旣相校讎八上甲凡有瑕纇伏生無獨當之理也孔書出壁之後以今文校之其二十九篇与伏本同若云入於二十九篇之中則伏本孔本俱有此僞太誓矣劉歆移書博士明云伏書先出泰誓後得一上乙何以誣之

正義四此云四十六卷者不見安國明說蓋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卷減其八大禹謨皐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共卷其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又減四以五十八減十二非四十六卷而何其康王之誥乃与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大序疏

藝文志所載四十六卷。明有額數。不可移動。(上甲八)與伏本同者。二十九卷。僞泰誓一卷。增多者十六卷。(分之則五十七篇)僞者。換其骨而蒙其皮。壞其實而冒其名。趙壁漢幟圓鑿方枘。造謀作奸。靡所不至。然其五十八之所以爲四十六不過曰以卷包篇。其數目分合。梅亦不言。孔祭酒辛苦打算。巧合如此。然太甲說命。其在孔壁眞本。本不入於二十九篇之內。亦不入於十六篇之中。(十六篇其篇目見正義)大禹謨益稷雖在十六篇之中。而益稷本是棄稷。事在太康之時。必不與皐陶謨同序。(上丁三)泰誓不過一篇。計在四十六卷之中。(上丙七)又安得更數三篇。(上丙七)凡此薄領。載在班志。(上甲八)載

上己九

在荀紀載在劉録九上甲載在鄭序七丁六萬曰所覩千歳不
沕今欲以幺貝十朋當壯貝十朋則數目雖同賈值相懸
泉府舊掌筦籥尚嚴豈奸胥之所能竊哉此疏一出無人
駁正或攻梅如吳幼清者或訟梅如毛大可者皆祖述此
說蔀惑滋甚不可以不辨

正義五馬融鄭玄王肅皆曰虞夏書孔於禹貢注云夏書之首則以上爲虞書十六篇又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玄爲商書而孔并於胤征之下或以爲夏事

余謂虞夏書二十篇都是夏史所作夫以唐堯之史官記
唐堯之事實何謂之曰若稽古以虞舜之史官記臯陶之
謨猷何謂之曰若稽古曰若稽古者時代已遷聲跡寖遠

或稽之往牒。或稽之遺跡。以成追述之史。故謹嚴其筆。先書云曰若稽古也。乃梅氏孔傳曰。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其注舜典大禹謨皐陶謨皆云順考古道此以稽古二字。爲帝堯之尊號也。旣二推演此義。其造周官之篇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則堯之稽古。已不刊矣。蔡氏注堯典曰史臣將敘堯事先言考古此謂堯典乃虞史所作斯固然矣曰若稽古帝舜又何故也不如皆作夏史所作顧炎武云堯典亦夏書。左傳引堯典則曰虞書。引皐陶謨則曰夏書。據史克之言擧愼徽五典。納于百揆之節。而謂之虞書。文十八則古之堯典文也。趙衰之言。擧賦納以言。明試以功之節。而謂之夏書。僖廿七則古之皐陶謨也。司馬遷漢史也。能作堯本紀。舜

本紀何必夏史不能作虞書既以夏史並作虞夏之書則其謂之虞夏書又何不可乎（伏生之唐傳虞傳未有經據馬鄭所不取也）故司馬遷於伯夷傳實引堯典而通稱虞夏之文正是安國之法（史遷本孔學）乃僞者忽執臯陶謨升之爲虞書於是蒐輯左傳國語呂覽之等得其稱夏書者八九條以飾大禹謨一篇（詳見下本篇）亦稱虞書其所倚靠者唯趙衰引夏書一節也（趙衰所言夏書旣入虞書他所引夏書亦可同例）蘇東坡云春秋傳引虞書皆云夏書安知非作於夏時乎

鄭玄之本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周書各四十篇井井合度眞有刪正成部之意不可亂也帝告等五篇不唯鄭玄以

爲商書。抑亦司馬遷載之於殷本紀。二上丁此亦問之於安國者。二上乙今録爲夏書可乎。

正義六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僞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毛奇齡云穎達不曉漆書作此不通語張霸西漢成帝朝人乃僞造二十四篇以足東漢鄭注書不足之數其人在夢中

毛西河。誤看孔疏。譏切萬端。細看孔疏。殊不然也。鄭玄之爲漢獻帝時人。孔豈忘之。但三十四篇。既不欲名之爲孔壁古文。則無以名之。第謂之鄭注。謂鄭之所注其云張霸之徒。猶言張霸之類。非直云張姓霸名者。僞造此二十四篇。孔疏上文云張霸之徒僞造太誓亦謂張霸之類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

之徒也。豈必展季之兄盜跖閒雜而興。可以此此例看。

雖然孔疏之言。竟是誣毀。孔安國獻書之初。盖有此二十四篇。甲七八 既獻一百五十年之後。班固作藝文志。始題古文經五十七篇。上甲八 乃云張霸之徒僞造二十四篇以充其額。豈不誣哉。其意欲以此二十四篇爲生於東漢之時也。然此二十四篇。不自天降。不由地湧。西京史冊記載已久。史記之云十餘篇。上甲七 劉歆之云十六篇。漢書之云十六篇。荀悅之云十六篇。甲八九 皆是此物。豈可歸之於東漢人之追足乎。天下書皆僞。此十六篇必非僞。何者。自古造僞之人。務爲美詞。令人傾信。故僞書之文。無不易讀。民間

太誓河內太誓以至近世之于貢詩傳申培詩說莫不皆然而此古文十六篇越自安國之初絕無師說馬融云蓋其古文奇句瓌怪險奧人莫能知又無伏生今文可以桙接故有文無注藏於秘府上已以此爲僞可乎辛苦造僞以示當世世無知者造將何爲孔疏必以此爲僞者此二十四篇之中舜典等十一篇舜典大禹謨棄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伊訓武成旅獒冏命今有梅賾新本故斥之如此盜憎主人後妻姤前妻此之謂矣

正義七十藝文志云古文又多十六篇卽是僞書二十四篇也劉向班固劉歆不見孔傳賈逵馬融服虔杜預皆不見之鄭玄亦不見之故註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五子之歌避亂於洛汭胤

征云胤征臣名族契云契讀曰
豪是不見古文也

奉一贋以詆百眞所謂詖辭知其所蔽也藝文志所載十六篇爲僞書則梅内史所獻二十五篇爲眞經乎竊嘗論之孔安國得書之後其生並一世耳提面命者司馬遷其造門執贄親受句讀者都尉朝其嫡傳直下尸厥七皂者膠東庸生校讎同異考驗完缺者劉向上甲八移書博士圖列學官裒烟幽憤溢於辭表者劉歆一上乙詳記本末纖悉數目尊而寵之於伏生今文之上者班固藝文志首載古文次錄今文曾孫是若弘闇祖猷玷污名節莫之知避者王璜塗惲上乙二流于末而有名者桑欽廣輯所說者周防世胄血胤守

其青氈者。孔僖。大放厥聲者。楊倫。悽詞哀婉嗚咽而傳其業者。杜林。上乙五 親受眞詮。再續墜緒者。衛宏徐巡。沂考蒼籀剖析今古。以辨兩家之同異者。許愼。詳文 說承塗惲之緖統。受庭誨而作訓者。賈逵。傳者馬融。註者鄭玄。以鄭玄之註爲未善。而更註之者。王肅。見正義 博考典籍。具載史冊者。荀悅范曄。習於書教。羽翼斯文者。趙岐包咸服虔杜預韋昭高誘之倫也。若使孔壁古文眞有二十五篇之經。而安國當時。眞有五十八篇之傳。凡此諸儒。理當視之爲府庫。歸之爲淵藪。引據取重。咸以爲宗。而考其所爲。則趙岐注孟子。包咸注論語。服虔杜預注左傳。孔疏云服杜注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

韋昭注國語高誘注戰國策呂氏春秋每遇二十五篇之文蒙然未悟注云逸書荀悅爲漢紀范曄爲後漢書唯十六篇伏而未發者是載是詳而二十五篇五十八傳不少槩見是此諸人皆不見孔安國之傳也王肅注書有棄稷而無益稷見孔疏鄭玄注書胤征曰臣名旅葵曰酉豪又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太誓太誓並無此文謂河內太誓無此文賈逵奏尚書疏云火流爲烏見孔疏是此諸人皆不見孔安國之傳也許愼作說文自序云書主孔氏矣考其書僅有二十八篇中字而二十五篇中字無一偶及唯若藥不瞑眩一句爲說命然許所引者孟子也是許愼亦不見孔安國之傳也

馬鄭之註。本於衛徐。衛徐之學。本之杜林。而馬鄭所注。仍止二十九篇。則是杜林衛宏徐巡之等。皆不見孔安國之傳也。孔僖仕躋郎中。楊倫徒至千人。三上乙鴻毛之遇順風何鬱不伸。而祖師遺藁。秘之不宣。有是理乎。鄭玄箋詩。上戴毛傳。杜註春秋。不廢服虔。汝南周防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何不以孔安國之傳爲之冠冕。三上乙是周防孔僖楊倫之等。皆不見孔安國之傳也。孔傳禹貢曰。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而桑欽之爲水經曰。漾水出氏道縣嶓冢山。沔水出沮縣狼谷中。祖一其源。孫乃二之。若是者甚多姑舉其一是何故也。是摘傳桑欽。亦不見孔安國之傳

也。王莽雖爲亂逆。雅尚儒術。以劉歆爲國師。王璜塗惲。左右作翼。上二乙當此之時。苟欲建立。雖疝痺嚏夢稗官之説。猶莫之夭閼。況於堂堂先師孔安國之書傳乎。既立其經。不立其傳。豈不拗哉。劉向校書之時。博問民間。廣求古文。唯膠東庸生。寔傳孔學。上一乙當此之時。膠東庸生。如有所受於都尉朝。隋書謂孔安國私傳都尉朝上丙二則抱書往天祿閣上。以伸巫蠱以來。幽鬱之情。天理則然。而叙寥殘經。無所增多。是都尉朝膠東庸生。王璜塗惲之等。皆不見孔安國之傳也。劉向劉歆班固之等。所知者二十九篇。所見者十六篇。而二十五篇。息議不到。疏云劉歆作三統曆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師又引武成越

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不与孔同是班固劉向劉歆之等。皆不見孔安國之傳也。司馬遷爲史記。其用安國之說者。不過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等數篇。上二乚其或詮錄經文。不出二十九篇之外。而皐陶謨仍連益稷。太誓不言三篇。是司馬遷亦不見孔安國之傳也。論語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堯曰篇此赫赫湯誥文也。今梅本湯誥乃孔安國註之曰。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以誓爲誥。援墨證僞。不亦勞乎。則是孔安國亦不見孔安國之傳也。天下其有是乎。夫所謂孔安國之傳。是何神物。後學不得窺名。儒不得引。嫡傳不得受而傳之。史官不得採而錄之。血亂不得藏

于家切友不得聞其說並其本身不得見其文所謂孔安國之傳委是何物神訶鬼護天慳地閟譎怪幽陰垂四百年必待豫章內史梅賾而後始出人間豈不奇哉孔祭酒博學精識超越古今獨於是棄置塞聰奉承唯謹必其時勢有不敢不然而然矣今正義所列無非所以昭姦之確證而不令湮沒論著如此抑其中有微意存焉若無此正義今人將何據而知之孔祭酒其有微意夫

正義八 鄭玄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衞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旣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尚書亡逸並与孔異篇數与三家同

棘下生者。齊人語也。鄭玄齊人高密人鄭志曰。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鄭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処。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見水經淄水注于安國者。尊師之稱。

○孔疏此節。又所以予鄭玄以孔安國之嫡統。不欲抹撥埋沒於千載之下也。

鄭注亡逸並与孔異者。謂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篇。見在而云亡。其汩作典寶之等十三篇。見亡而云逸也。見正義二十四篇除梅氏本所存十一篇。舜典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伊訓武成旅獒冏命共十一則餘者十三篇。其實五篇而己。汩作典寶肆命原命九共而己二十四篇。孔疏雖斥之爲僞書。而梅氏造僞之初。本欲

按簿塡闕翕合而無爽故十六而塡至十一竟緣太甲太誓遺文極多遂不免濫及額外耳 然鄭於此十六篇之序曰逸曰亡所注均平梅之所有不必曰亡梅之所無不必曰逸正義所言有若鄭於其中有所差殊以別之者非矣鄭未前知二十四篇寧有愛憎

篇數與三家同者謂與歐陽大夏侯小夏侯同止二十九篇而已此欲以馬鄭之本隱然歸之於伏生今文之學狀

史記云孔氏有古文安國以今文讀之七上甲 漢書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唯有脫簡異字餘無不同八上甲孔安國自以今文讀之劉更生亦以今文校

之而其爲古文之學自如奚獨鄭注之本病其與三家同也篇數不與三家同者非孔氏之眞本也唯盤庚顧命有所分出

正義九又劉歆賈逵馬融之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注之後其書散逸傳注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唯傳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

書傳傳授之法厥有三條傳之子孫一也傳之後學一也藏之秘府一也所謂孔注傳之子孫則孔僖被戶之日必獻不疑上乙三傳之後學則庸譚承問之日必獻不吝上乙一藏之秘府則劉向校書之日必發無秘上甲八又何故而散逸不行既散逸不行豫章內史梅賾何以於四百年之後忽然得之

經文之與伏本同。不可病也。齊魯韓毛其三百篇則一也公穀鄒夾其二百四十年則一也。歐陽夏侯衛賈馬鄭其二十九篇則一也。經之欲殊者造僞之兆也。

正義十 至晉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爲太康時。左傳哀六年引夏書曰唯彼陶唐孔氏正義云賈服孫杜皆不見古文解爲夏桀之時唯王肅云太康時也王肅注尚書其言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也。又云皇甫謐云云

不是王肅竊見孔傳當是梅賾竊取王說主客不難辨也。不是皇甫採取孔傳當是梅賾依靠世紀先後不難辨也。

賈服孫杜。但謂有夏之亡。應是夏桀。注之以夏桀時。王肅淵肰沈思以夏桀之惡。應在商書。此既夏書。則其唯太康

時乎。國不遂亾。猶有撰書以爲戒者。是太康時也。於是。注之爲太康時。善改之註也。於是造僞者。取王肅之意。以作五子之歌。其餘凡與僞經相近者。其情皆如此。○王肅之學。本善賈馬。上八乙故虞書曰虞夏書。益稷曰棄稷。見正義我其試哉曰。試之以官。孔壁本無帝曰二字故馬鄭王皆云試以職事王肅何曾夢見梅本。竊見而遝匿之何言也以爲至寶而私之乎以爲神物而閟之乎于情于理百無所當皇甫謐亦無得見之明驗。不可疑也。已見前上丙一正義一

集傳一 自序云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

朱子。釋二典至大禹謨正月朔日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而絕筆焉。斯豈偶然意倦而止之乎。大禹謨中。征

苗一節最不合理朱子於此益嘗反復紬思而淡覺其僞故弛然掩卷而罷耳若金縢說召誥洛誥解武成日月譜此是平日試筆非於禹謨絕筆之後又作此註也

集傳二 大序注云伏生求其書獨得二十九篇陸氏曰卽馬鄭所注二十九篇孔穎達曰泰誓本非伏生所傳武帝之世始出史因以入於伏生所傳之內故二十九篇

陸氏釋文孔氏正義皆欲以馬鄭尚書翳然歸之於伏生今文之學故所言如是而班馬荀范之史其源委本領孔疏陸釋每諱柰不言故吳才老吳幼一清雖慧眼如曙星而終有一重之紗罩蔡九峯錄朱子大序之註而亦本孔陸之說殊與平日議論不類

僞泰誓。旣於武帝時始出。則攙入孔本之中。以作三十三篇。可也。伏生則已於文帝時。以二十九篇。教于齊魯之間。武帝時所出。何得入於伏生二十九篇之中乎。此亦孔祭酒。陰擠鄭玄。歸於伏學之言。朱子未及覈檢。而采錄之也。

集傳三 百篇之序藝文志以爲孔子爲之然以今考之其見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無所發明如康誥酒誥梓材之屬則與經文有自相戾者其於已亡之篇則伊阿簡略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然相承已久今亦未敢輕議

朱子眼力。於經典眞僞。照燭如神。但當遵承。然於百篇之序亦私自有議。誠以伏氏百篇之序。今無存者。其序次文句。無以考驗。若云鄭本百篇之序。卽亦伏本所有。則不但

鄭本。今亦亡滅。雖尚完存。必與伏本大殊。何也。盤庚分出之二篇。顧命分出之一篇。僞泰誓加出之二篇。（史記泰誓只一篇）共五篇之額。是伏本所殊。則伏本百篇之內。必別有五篇。代居此額。如所云太戊掩誥之等。（太戊見史記掩誥見王氏考異）應亦有序。彼序爲孔子所作。則此序非孔子所作。二者之中。必有一私撰者矣。況今梅氏之書。變置易樹。唯意所欲。其又與鄭本諸序。汨亂差舛。可勝言哉。雖本孔子所作。今離披衰敝。不可復知也。

竊嘗思之。祖訓大訓。先王之訓。皆所以遺誨後世者。則太甲訓。是太甲成德之後。訓其後嗣也。高宗之訓。是武丁致

治之後訓其後嗣也書序太甲曰伊尹訓王高宗之訓曰祖己訓王此以伊訓例之也若然聖王哲辟曾不得一言垂後唯聽訓於臣佐己乎微子之命蔡仲之命文侯之命畢命冏命旣皆君命臣之辭則奚獨說命爲臣戒君之詞傅說擧於版築天下未信宜有命詞以詔于羣下也此皆書序之異義不敢質言

集傳四訓誥皆當時號令之本語其閒多有方言及古語當時人所共曉而於今反爲難知誓命是當時史官所撰櫽栝潤色粗有體製故在今日亦不難曉耳

此朱子謂護梅書曲爲之商度者也其柰伊訓湯誥平易如此湯誓費誓顧命文侯之命古奇如彼豈可解也平日

議論只以今文古文疑其順澀爲不易之論也朱子曰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伏生偏得其所難安國專得其所易皆不可曉

集傳五今按此序不類西京文字疑惑後人所託然無所據未敢必也亦朱子說

朱子曰書序恐不是安國做漢文粗枝大葉今書序細膩只似六朝時文字又云只是魏晉人文字陳同父亦如此說○又云書註決非孔安國所注文字固善不是西漢人文章但有太麤処決不如此困善也亦非後漢文○又云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此毛公傳如此高簡大段爭事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却盡釋之朱子但據孔疏一通以聽此訟●而其神明燭物之光如此若於班馬荀范之史考驗其簿籍沿泝其源流則梅氏之書其不立於後世矣

集傳六朱子曰尚書孔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孔安國爲名耳又云孔傳並序皆不類西漢文

字氣象与孔叢子同是一手偽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小爾雅

偽書必有聲援偽者造此二十五篇五十八傳。乃造孔叢子以爲外援。又取皇甫謐帝王世紀。攙入數條。至唐又有人撰馬融忠經。多用梅氏之義。乃鄭志趙商之問答。僞有周官篇內之說。令人都能辨別。此一種靈慧之識。其源皆出於朱子。朱子知詩序之僞。疑左傳有追攙。疑孝經有僞端。疑梅氏之書是僞書。蓋擇善固守之志。誠於中。而慎思明辨之功。著於外。非淺學所能逮也。

集傳七 吳才老棫云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

梅氏之書自東晉之初列于官學下逮陳隋無一人敢枝梧者孔穎達正義始与馬鄭王本参互商議雖外若尊信而衷悃有可見者至宋吳才老著書禪傳八篇總要書序君辨臣辨考異詁訓差互孔傳共十三卷專斥二十五篇五十八傳之可疑唯其一條爲吳幼清所引見永樂大全餘不可見然獨見獨悟於千歲相承之餘非豪傑之士惡能然矣偉哉

集傳八吳幼清澄云孔壁眞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僞作舜典汨作等二十四篇目爲古文書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旣有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禮比張霸僞書遼絶矣世遂以爲眞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爲之疏義自是尚書止有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唯此五十八篇孤行於世竊甞讀二十五

篇體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下引吳才老朱仲晦說云澄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見集傳大全

吳草廬撰詩書易纂言若干卷其中多名義格言其尚書敘錄所論如右遂取二十九篇疏釋文義而梅氏二十五篇別爲一部附之編末快哉此舉可謂成朱子未卒之志也但其所論猶據孔氏正義以知其源流本末而班馬荀范之史未或稽驗故差謬非一孔壁眞本卽鄭註古文而首云孔壁眞古文書不傳一誤也二十四篇卽十六篇出壁之初則有此書兩漢諸史記載詳悉乃信孔疏之誣所

遂云張霸僞造此篇二誤也伏氏之學亡於永嘉之亂至唐儒撰疏之後而廢不復行者鄭氏古文之學也乃云歐陽夏侯今文之學至唐而亡本文今三誤也有删

集傳九蔡云今文伏生所授馬鄭等所注見堯典篇題

九峰誤看陸氏釋文遂認馬鄭所註爲伏本也釋文云伏生二十餘篇即馬鄭所註二十九篇陸意蓋云彼二十九篇即此二十九篇非謂馬鄭直就伏書而註之也伏學孔學門戶既別源流絶殊乃孔疏陸釋極意貿亂遂使孔學之嫡孫移入伏學之別譜可勝歎哉於是今文古文皆無者題之曰今文無古文有其名實之不相副如是梅於其間得怡怡然偃息矣

集傳十 舜典云今文古文皆有今文合于堯典無 篇首二十八字梅賾旣失孔傳舜典故

亦不知有此二十八字而愼徽五典以 下固具於伏生之書故取王范注補之

先儒唯見孔疏。故孔安國都尉朝。以傳于王璜塗惲杜林賈逵馬融鄭玄之書。三十四篇。眞古文。全然未聞。又據梅氏大序。深信伏生。誤以舜典上合于堯典。遂信姚方興二十八字。爲不可無之虞夏人手筆。然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一節。眞若介居於兩間。伏生雖好合古篇。決不能膠之漆之。此梁武帝之所能悟。而吾儒猶多聽瑩。豈不嗟哉。

洌水全書卷之十八

洌水 丁鏞 著

梅氏書平 三

冤詞一 李塨曰梅氏上古文晉史無有何也予曰舊史十八家有之官府所藏名爲中古文漢晉皆存而民間授受者名爲外學故劉歆校書名爲中外相應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甡字老晴所著經說數百卷一反宋儒之學辭氣暴慢可驚可惡然理苟是也其是者是之已矣乃其禮學則一節一文無不錯解所撰喪禮吾說篇祭禮通俗譜尨雜紕繆不可疏理其爲易學則不知爻變膠固木強而十二辟推移之外自剏子母易之法義例喎戾無

一中理所謂古文尚書冤詞八卷專欲背馳朱子曲護梅氏臆其博聞強識足以辨伏孔之門户眇鄭梅之眞僞而褊心未平遁辭橫出有不堪悶塞者矣夫梅氏獻書之事漏於晉書十上乙亦一疑端雖孔疏明白而或係劉焯劉炫等道聽塗說之言今指舊史十八家何異乎問諸水濱中古文者中古之篆文也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施孟梁丘之易又以中古文校歐陽夏侯之書八上甲蓋以費氏之易孔氏之書皆古文奇字人莫能知故用中古史籀之文上下樣接使得翻寫也毛氏見顏師古之註師古云中者天子之書也言中以別於外以中古文爲中秘書謬矣劉向別錄云臣向

謹與長杜衛杜參校中祕書漢書注張霸獻百兩篇以中書校之九上丙字句異例不相混也○劉向以中古文校書上甲八之後劉陶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後漢書班固范曄各有論著以為今文古文之別。

冤詞二唯不立學官世多未見又令甲森嚴立學者稱官書不立學者稱逸書

偽太誓三篇自東晉以前未嘗為官書。鄭注立學之時始得並立然以其膾炙人聞之故漢魏註經之家莫不引用小雅鴻鴈之箋周頌思文之註周禮大祝之註大司馬之註皆明引太誓節錄其文餘不可勝數若使梅氏二十五篇亦果流行于人

間雖不立學。豈不引用如此乎。儒林註書之法。雖莊列揚墨之流。讖緯方技之說。苟可以宣明經旨則無不引用。奚獨於二帝三王之遺書。必以其不立學官而不敢引用。畏約兢愼。如犯大禁。知其書名而不敢發。尸知其篇名而不敢題目。唯僅指爲逸書乎。此遁辭也。

且孔氏之書。雖未早立於官學。人主之寵遇榮賚。冠絶古今。一上已周防。作箋註四十萬言。楊倫聚弟子千有餘人。而御史莫之劾。廷尉莫之執。毛毋云令甲森嚴。何據矣。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先訪儒雅。四方學士雲會京師。而鄭興杜林衛宏與焉。後漢儒林傳肅宗初立。特好古文尚書。

許賈逵入講北宮白虎觀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詔令撰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春秋古文尚書賈逵傳令甲森嚴者何據矣

寃詞三經文在外者自都尉朝至桑欽尹敏至楊倫太保鄭沖至梅賾皆歷有授受彼我傳述並無僞學老師宿儒不可輕爲謗訕况古先賢聖之冊二禪三代之蹟

此段詐甚矣都尉朝桑欽雖是嫡傳一字不傳於後世尹敏楊倫雖亦大鳴片言不流於後學唯賈逵馬融鄭玄之學有傳有訓有注有贊毛氏何不並舉依草附木託於幽陰之地而陽明昭朗布示萬目者終不免諱惡豈非彼直我曲彼實我虛自覗欿然不能不泪霓耶

挾天子以威天下。欲用魏武之術乎。彼所挾者眞天子。毛所尊者假帝王。其威亦相懸矣。竊嘗思之。其位彌尊。其簒之者彌惡。無耻愚氓。修其先譜。假竊官封。其罪未甚。若有人。追尊匹庶。僭竊王爵。罪犯莫逭於誅殛。理有然也。今梅氏之書。僞舜假禹。贋湯詐武。議其章程。死有餘罪。今反以斥僞眇姦者。謂之侮先聖。若然。誅莽操者。爲侮帝王。闢老佛者。爲誣聖賢。一竊其號。唯屈躬服事。而後方爲忠順之人。天下寧有斯義哉。

冤詞四　伏書二十九篇武帝時外間疑泰誓爲僞遂去此篇于是有謂泰誓非伏生書者兩漢諸儒皆造言出処而俱不得合○太誓只一篇也二十九篇去一篇故二十八篇○伏生自作大

傳直用白魚明明伏誓何必曲諱○馬融有曰今文太誓都無此語直加以今文之名何等明快

外間疑僞之事馬史班史荀史范史都無影響何據而爲此說也梅氏之新撰太誓欲以爲孔本則鄭氏之舊注太誓斥之爲僞書斯名正言順矣何必曰伏氏之書原有太誓乎伏氏二十九篇其一明是書序故梅氏大序曰宜相附近各冠篇首明伏本別爲一篇也毛氏每云伏本無百篇之序而藝文志厥有明文上甲三旣別一篇自入於二十九篇之中白魚之誓無額可塡且書大傳所言非皆二十九篇中說帝告九共嘉禾太戊伏氏無所不言豈以其偶談白魚而遂冒之以造僞丨誓之大罪乎且梅之敵鄭也伏生之書已屬先天何苦

誣之乎。太誓之說雖若多端。漢宣帝以前絕無三篇之說。史記所載。亦止一篇。（史記書凡三篇者必言三篇太誓則不言三篇）太誓凡有三篇者。皆僞書也。太誓三篇。亦梅氏之僞案。而毛反奉之爲宗器。唯恐其分美耶。

馬融之說。舜文也。馬融雖亦孔學。未嘗見梅書。執梅之太誓。擊伏之太誓。馬所弗能。馬云今文者。通指尚書而言也。古文出壁。安國以今文讀之。（上甲七）孔本胡獨無今文乎。設令伏本。亦有太誓。自來漆書。不無太誓。（馬融亦漆書之學）泥病旣均。理當相恕。必不能赦伏漆書。單擊伏本也。孔祭酒前以馬融此語。爲馬融不見梅書之證。（見正義）毛反以此爲馬融

竊見之證耶。

冤詞五王肅云古文太誓伐紂時事聖人取以爲尚書今文太誓觀兵時事當別錄之以爲周書見孔氏正義

王肅必無此言。毛乃引之。余始大驚。今檢本文。太誓疏又舜文矣。孔疏引王肅語不過八字。太誓近得非其本經止八字繼引馬融引婁敬。引董仲舒。引李顒集註。於是通執兩太誓斷以己見。已孔穎達見己古文太誓伐紂時事。本謂梅今文太誓觀兵時事。本謂鄭毛氏並作王肅語讀之。非舜文乎。夫王肅魏人。李顒晉人。王肅不得引李顒明矣。何以舜之。孔疏誤云王肅似竊見孔傳。余前既辨之矣。上十庚特其註義多與鄭異。又

未及大行。故僞者屢竊王註。以作孔傳。唐儒反疑王註出於梅書。毛氏亦依唐儒之言。舜文如是。

李顒集註尚書。於僞太誓篇。每引孔安國曰云云。(李顒者晉李充之子。父子皆以文學名。)孔疏云。安國必不爲彼僞書作傳。不知顒何由爲此言。○鏞謂安國當時布滿朝野者。卽白魚火烏之邪說。一時名儒伏生董仲舒司馬遷之等。無不尊信稱引。以爲王識。安國亦安能超然獨免。必取白魚火烏之文。有所論說。傳其支流。故李顒得引之也。(李顒之時。周防雜記。馬鄭傳註。布在人間。此皆安國之支流。必有流來之師說。爲李顒所引。)況孔書四十六卷。(藝文志所言)其一卷明是太誓。(上甲八)不可諱也。孔祭酒每欲推墮孔本之太

誓歸之伏學故其言如此

冤詞六以二十五篇加所分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共五篇又亡舜典一篇爲二十九篇

藝文志云安國得其書以考伏氏之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上甲八今梅書二十五篇既伏生今文之所無則自不得爲二十九之二十五是特特新增之二十五篇毛乃欲和穅和米以飾二十九篇一部豈不拗哉○今當正之曰梅氏尚書與鄭本同者三十三篇鄭本三十四篇之內梅氏去僞太誓三篇增舜典益稷二篇故爲三十三篇增多者二十五篇○孔本梅本頭面既換節目頓變雖盡力推移極意翻弄其篇目之奇偶萬不相合

何爲是枉勞也

從來二十九篇是原本之名此於宮室猶正寢也於樹木猶宗幹也其餘增多之數或稱十六或稱二十四此於宮室猶廊廡也於樹木猶枝葉也今取增多之篇欲簒原本之額凡情慾所發無復顧畏如此

冤詞七四十六篇者有數篇合一序者今此五十八篇共四十六序一序作一卷

此孔疏之說上己八亦僞者之本意非毛之所創言也然吾之所不曉者梅本之有序無文者四十二篇厥既引序各冠篇首而亡篇之序隨其篇次介居存者之間上戊八乃其法例必一序一卷則此當柰何盤庚三篇爲一卷大禹皐

陶謨益稷爲一卷咎單作明居五字爲一卷祖乙圮于耿

作祖乙八字爲一卷如是者或大軸如牛腰或小簡如蚊尚多

翼豈可以爲模樣耶梅序孔疏於此一事未有措處毛亦

末之思耶

冤詞八顏師古注漢志五十七篇大序五十八篇引鄭玄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

其所亡一篇指舜典言

僞者旣撰二十五篇五十九傳故缺其所謂舜典之註以

合乎藝文志五十七篇之額上六戊於是孔疏以下皆云梅

本亡舜典一篇然三千年來堯典不亡則梅氏之舜典自

在何謂亡之鄭玄之云又亡一篇者武成之謂也孔壁十

六篇中原有武成一篇其殘章破句爲劉歆三統曆所引見漢書律曆志其後亡之故鄭玄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見武成正義孔又毛斥之爲偽武成又舞文欲借鄭玄之曰以證梅氏之亡篇其當於理乎

余於毛氏冤詞屢見舞文之跡乃清儒王民皞之言曰毛奇齡蕭山縣人也其地多書吏善舞文故明眼人目毛曰蕭氣未除又云毛甡平生自認知我罪我在駁朱毛之逐字駁未遑是天性不畏王法駁朱合處少拗處多其合處未必有功於儒門其拗處乃反有害於世道又云毛氏今人稱雷公又稱蝟公謂其徧身都是刺也王氏号鶻汀見朴公趾源熱河日記其先覺之矣

冤詞九篇桓譚曰古文尚書舊有四十六卷爲十八又占大禹謨太誓二篇爲十六篇○正義謂張霸補二十四篇而張霸無此事又馬融云十六篇絕無師說皆不深考

今考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十八篇。其云四十五卷者。或不數書序。或不數偽太誓也。其云十八篇者。十六篇之譌。或五十八篇落五字。皆不可知。今欲因此舜文。以證梅書。又非理也。桓譚光武時人。本与揚雄劉歆同輩人。安知梅書之篇數乎。梅書之中。多收古訓。可誦可悅者。大禹謨太誓也。今又無故去之。何也。太誓只數一篇亦可怪。夫鄭本梅本多少頓殊。有無相形。其篇目卷額。萬不相合。乃毛氏之詞。見鄭本舊籍。有云五十七。則飾出五十七。有云四十六。則飾出四十六。有云十六。則曰我亦十六。有云十八。則曰我亦十八。凡西京以來。諸史百家。稱古文尚書幾卷幾篇者。一以是二十

五篇加減當之或演而長之或削而小之或裂而分之或東而合之或以序亂之或以類附之或佯云亡之或勒云去之胡叫亂嚷悟不知恥顧梅賾何人曲護至此總由本源心術疾視朱子凡朱子所言必欲背馳故猖狂至此耳孔疏未嘗云張霸補二十四篇是毛之誤看已見前上庚二馬融謂十六篇絕無所說又何云不深考將云大禹謨等十一篇有所謂孔傳耶謂古人不能答而任加之以誣罔豈可忍耶

冤詞十 百篇之名不始孔子墨翟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揚雄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鄭康成百篇其次第不同以湯誓次臣扈後咸有一德次湯誥後○伏書不分堯典皐陶謨顧命則

于百篇之名皆屬謬戾孔傳以三謨屬虞書禹貢爲夏書之首亦非

以余所見周公朝讀書六十篇而已何者百篇之內周書四十周公無以讀矣以彼百篇詆此百篇則謂孔子未嘗删書也不亦過乎況墨翟揚雄皆是孔子後人何云百篇之名不始孔子

鄭註夏社疑至臣扈之序曰湯伐桀之時大旱旣置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更置社稷義見正此用孟子變置社稷意也序唯曰湯旣勝夏欲遷其社則若湯初年之事鄭又引之爲七年後事而猶不敢從而降之於湯誓之下者必此百篇序次自古如此有不敢擅自移易如梅

氏之爲也此似顚錯而眞色著外彼似整齊而僞跡在裡何不悟矣皐陶謨禹曰洪水滔天萬邦作乂此節明是玄圭告功後所奏而序在禹貢之上書例異於編年之史不可拘也

湯誥者湯與天下更始約束諸侯厥有二戒一曰進賢以德一曰安民以惠此義上接下傳繼往開來皐陶曰知人則哲安民則惠大學治平之道不外乎進賢惠民此堯舜以來相傳之大訓也殷本紀有古文湯誥一段其大意益云后牧之臣宜咸有功德居民之法在撫綏安輯於是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單作明居以申明湯誥之義殷本紀卽宜檢

此二篇生於湯誥。如兩儀生於太極。所以書序於此二篇。不叙事實。以湯誥在上。其義自明也。二篇之於湯誥。如鳥兩翼合成一體。而僞者妄取一篇。移插太甲之下。（卽咸有一德）則三篇俱亡。而用（賢）惠民之大義至戒無地可問矣。伏生百篇之目。未有傳者。（已於永嘉之亂）二十八篇之外。其七十二篇之爲甲爲乙。皆不可知。何以謂之謬戾。孟子不分堯典（上戊四）將云孟子之學亦謬戾耶。所云孔傳三謨。其於春秋內外傳呂氏春秋引之爲夏書者。今並爲虞書（上己十）其謬不可掩。故不得不微貶之。以自附於公論。然此總小功之察耳。說文引堯典皋陶謨。皆稱

虞書。唯五品不遜稱虞書梅所據者此也。

冤詞十一 辨士龍作書古文訓其序引子夏學書于孔子有云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六誓五誥甫刑云云

書大傳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文心雕龍云書標七觀 乃孔叢子續貂爲說云。帝典觀美。大禹謨禹貢觀事。皋陶益稷觀政。泰誓觀義。見王應麟考異 薛士龍。檃栝二文。稱說如此。皆是梅書之後援。不足取重。何苦引之。書大傳所載孔子之言。無大禹謨益稷。薛士龍古文訓稱孔安國隸古眞本其中多奇文詭字亦梅氏之學也

冤詞十二 令甲所在不敢踰越故安國注論語凡引經如君陳太誓類皆不注篇名至予小子履敢用玄牡節不注湯誥而注云此墨子引湯誓辭○正義謂漢儒皆不見古文予謂劉向劉歆校中書極悉而孔氏誣之以不見

毛氏令甲之說本是遁辭原夫令甲莫尊於詔旨大序既云承詔作傳則又何禁令別揭於象魏之上乎金科玉條不出詔令之外既已降詔許其作傳則雖未及建官立學其註論語又何不明注篇名敢用玄牡之註斯乃梅氏造僞之鐵案雖儀衍復生無以有辭查審到此庶幾悟之執迷遂非將何益矣

劉向校書其脫簡脫字及相異之字七百有餘錄之纖悉

上甲八顧獨於奕奕煌煌大禹謨等二十五篇掩而匿之不言其增多乎劉歆移書博士亦唯十六篇是提一上乙平帝之時孔書立學而歆爲國師璜惲皆貴二上乙惲以是傳之賈徽徽以是傳之逵逵以是傳之馬融鄭玄六上乙而鄭玄之書仍與梅殊謂漢儒不見梅書豈誣乎哉非誣而曰誣者誣也

冤詞十三 若賈馬鄭三人所受者爲杜林本其不見孔壁古文斷有然者○又徐仲山曰馬融作忠經引大禹謨曰唯精唯一允執厥中此非古文乎

杜林漆書之爲孔壁眞本唯賈逵一人寔居樞要爲之確證何也賈逵之學親接塗惲而杜林漆書賈乃作訓六上乙

則雖欲誣漆書爲別本其說不立矣塗惲之爲安國嫡傳

上乚二雖賁育不能奪矣○孔穎達云鄭玄師祖孔學傳授

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上五庚此時鄭書猶存親目

閱視故不得誣之

馬融忠經引梅氏僞書凡有三四處不唯精一執中之句

而已然今考隋唐書藝文志無所謂馬融忠經者獨宋史

藝文志有之此非新出之僞書乎申石泉緯云朱子之後疑古文者多故右古文者作此多引梅書以證其眞忠經稱有鄭註而馬鄭本傳並無忠經之

說宋史藝文志又有王向忠經海鵬忠經乃有人假託馬氏又作一忠經馬氏若見大禹謨

何云十六篇絶無師說

冤詞十四 晉范甯爲古文尚書作解猶不得舜典○隋經籍志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謂但無傳註之人○案范甯不得舜典者孔疏之文

范甯晉末人生於梅賾之後其所謂不得舜典卽梅所言不足爲梅書之實證況慎徽五典以下本用王范之註補之上丙三范甯不得舜典何以有註爲人之所取用也毛說多荒唐如此范所不得云者蓋梅氏之孔傳也

隋志所云蓋謂孔壁古經至晉猶存後亦無傳而梅本乃出也孟子曰桓文之事後世無傳豈謂後人不註桓文之書哉隋書云今者卽撰隋書之時也此時梅氏孔傳大行何得云今無有傳者毛氏每云梅賾上傳不上經故今又舜文以傳流之傳看作傳注之傳以

爲梅氏只上孔傳之證而可得乎

寃詞十五 隋志云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梅賾所上孔傳非經文也乃不善讀書者共言梅賾上僞古文經寃哉請世間人各開眼觀之

言經不能包傳○而言傳可以包經○何者註經之法○逐句立訓○自宋以後始分章經之不存○註將焉傳○言毛傳○則詩之經在是也○言左傳○則春秋之經在是也○傳旣奏上○則經亦隨上○未有不奏其經○而單奏其經者○孔穎達以鄭註尚書名之曰鄭註○上二庾將鄭之本○有註無經乎○毛氏執一箇傳字舞文爲說以明梅所云孔氏古經自古有之非今所獻隋志之稱孔傳○亦猶是也何以舜之○

寃詞十六 堯典舜典原有二篇伏生誤合爲一安國分而出之但不知其分在何處且

失篇首一截秪以二典之序冠堯典之首而其文則仍合為一

堯典之誤合爲一者孟子也非伏生也上戊四梅氏奏上之時謂闕舜典一篇丙三四而愼徽以下補以王范之註則帝曰欽哉之爲鴻溝以東愼徽五典之爲鴻溝以西瞭然明白而毛氏忽欲漫其經界公然掉頭曰但不知其分在何處何其詐也蓋知孟子未易摧壓故別生一計也孟子之文不沕則伏氏得大國之援梅氏遇勍師之敵毛爲是悶欲彌縫其間泯其罅釁直欲復合爲一亦唯大序難滅大序非毁伏生病其合一進退維谷將若之何於是合其所分毛復以愼徽五典合於上文分其所合毛欲以月正元日以下爲舜典欲以匡救梅惡不已勞乎

冤詞十七（此二十八字在王肅注古文尚書十一卷范甯注古文舜典一卷皆有其文○）

（正義云梅賾上孔傳時猶闕舜典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

此又舜文也○今詳孔疏○（在玄德外間下）其云猶闕舜典者謂孔傳缺也○其云二十八字○世所不傳者○謂姚氏之前無收聞也○其云多用王范之註補之者○謂補孔傳愼徽以下之缺也○（晉元帝大興四年立學之時所補上丙三）毛氏據此欲以王范之註證此二十八字○豈不詐哉○（其意蓋云王范之本原有二十八字故得以其註移而補之○）於是堂書之曰○魏王肅註古文尚書十一卷○晉范甯註古文舜典一卷○皆有其文○有若親手執書○親目睹文者然○不可笑矣乎○范甯在梅賾之後○（范甯晉末人上距梅賾七十餘年）猶之可也王肅

之本何得有此二十八字二十八字出於蕭齊之時鸞建武四年則范甯之本亦不能有之矣王范之本孔祭酒皆能見之王肅注十一卷見隋志誠若有之何云二十八字世所不傳虞書疏云晉范甯爲解時已不得舜典一篇毛氏纔說此事即云范甯舜典注舜文弄法一至是乎朱子曰梅賾旣失舜典故亦不知有此二十八字而愼徽五典以下固具於伏生之書故傳者用王范之註補之王范本註舊本堯典而已

冤詞十八阮孝緒七錄亦有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

陸氏釋文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見注疏按此釋文之意謂此十二字是姚所上非孔所有阮孝緒七錄亦

云是姚非孔如我所云也乃毛氏舜文堂堂書之曰阮孝緒七錄亦有此十二字有若姚方興獻書之前有大儒阮孝緒者預言此十二字載在七錄者然嗚呼一至是哉○阮孝緒字士宗蕭梁逸士也居鹿林精舍著七錄一百一卷見南史其人在姚方興獻書之後設有經本何足引重耶佛祖通載云普通四年阮孝緒著七錄前五曰內篇後二曰外篇即佛錄仙錄也內外圖書總四萬四千五百二十六卷云此數句應在古經眞本不必崎嶇然作勞也孔壁增多之篇原有舜典則其首句云曰若稽古帝舜無可疑也史記云帝堯曰放勛虞舜者重華以此推之帝舜曰重華無可疑也惟協于帝三字未有可據

寃詞十九釋文云姚方興所上只十二字更有四句出之王註○案隋志此二十八字一齊並出從無方興十二字王註十六字之別

今案釋文本無二十八字。出之王註之說。釋文云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十六字異聊皆出之於王註無施也陸意蓋云上十二字。固姚所獻。亦姚他本並有下四句。濬哲至以位兩本有異聊皆著之。但此二十八字。既古所無。則王註無所施也。謂王肅未見此二十八字則王註無所用於二十八字陸意如此。本無可怒。一時齊出。未足榮也。兩本差殊。未足羞也。

然此下四句。並是剽襲。王延壽靈光殿賦云。粤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王粲七釋云。濬哲文明。允恭玄塞毛引此二

文云漢末人引用如此必孔傳舊本原有不是王賦襲用此文故彼此襲用之方興十六字非僞

舜典當是姚經竊取王賦七釋亦然不唯是也班固東巡頌云

曰若稽古在漢迪哲潘岳碑云允恭克讓宣哲清明鄭司空碑

後漢書頌明帝之德曰聰明淵塞章帝紀晉書贊元帝之德

曰欽明聰哲元帝紀蔡邕碑銘曰聰明睿哲胡太傅碑庾信圜丘

歌曰于焉允塞若此之類不可勝數如云此人皆見孔傳

孔傳太爛漫矣或在梅先或在梅後無不順口吐詞隨手

成文豈或沾丐於姚方興而爲之乎商頌曰濬哲維商易

傳曰天下文明商頌曰溫恭朝夕大雅曰王猷允塞旣皆

奕奕然經句也城門之軌衆馬所踐離披腐爛萬口同誦

何必姚方興是據乎。何晏景福殿賦云欽先王之允塞悅重華之無為詳味此句亦非襲用今舜典文者也

玄德非吾家曰氣老子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莊子曰若愚若昏是謂玄德舜孝親友弟進賢黜耶五典四門功績可考何以謂之玄德漢文躬修玄默晉儒雅善玄談東都賦曰嗟嗟玄德蔡邕碑曰明德通玄郭有道碑後漢法真號曰玄德蜀漢劉備字曰玄德皆老莊以後之事豈虞史所能知哉幽潛之訓不知所本孔疏直引道德經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毛氏每云帝乃殂落以前都是堯典子臯孟既然如此二十

八字。原無所用胡乃縷縷如此。○毛氏四書說。至孟子咸丘蒙之節。乃曰。伏生尚書原只堯典一篇。以舊別有舜典。而其時已亡。姚方興始分堯典為二。（梅之大序自云分堯典今乃歸罪於姚方興亦不可矣）以愼徽五典。至末。謂之舜典。而加二十八字于其中。偽書也。自偽書一出。而羣然從改。則是古書一篇。而今誤分之。非古書二篇。而今誤合之也。（文止此）此毛西河之眞情也。心知則如此。冤詞則如彼。一人之言乎。二人之言乎。

冤詞二十（宋書禮志魏明帝時高堂隆建議改朔引尚書文曰若稽古舜典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

高堂隆所引此。必孔壁十六篇中。舜典之首節也。余每云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九字不是僞文理空然也孔壁舜典文字古奥絶無師說而曰若稽古帝舜曰授政朔十字皆在堯典中古文可以譯解唯重華建皇改五字散見諸篇當費力也高堂隆所引豈無所本乎但劉歆三統曆應引此句而不引之是可疑

冤詞二十一 古文之冤始于朱氏○朱氏以臆見斷之曰此必假書以註屬之門人從 前不分今古文者特為分之

古文之冤不自朱子始也其見於書史者在齊梁時有蕭衍在唐有孔穎達在宋有吳棫其私議燕譚而罷不能著顯者又幾人矣蕭衍之見追邁出羣 四上丙 孔沖遠雖迫於

皇詔怵於時議爲梅書作疏然其博學精識終不忍自欺凡所以證梅之僞發梅之奸者靡不搜羅剔浚載之正義

顧余孤陋僻居何以知鄭梅眞僞唯據孔氏正義以知之耳吳才老書稗傳一部專斥梅書之僞九上辛朱子數語謹厚朴實又多調停之論如訓誥體裁異於誓命之類何云古文之寃始于朱氏譬如一等姦究見囚王獄諸臣審理朱子察其面目知非正人孔穎達考檢文案稽驗年月執其差舛發其隱伏臚列罪目條開贓物特其結語漫漶傳之生路以順時議而已吳才老旣聽以辭色復考其文案特考之未達其源委耳一堯典虞書等正義一按可知梅僞

其片言隻字後世無傳則佯尊之爲梅氏之淵源衛賈馬鄭有訓有傳有註有釋則强斥之爲孔氏之別派王肅皇甫謐爲梅傳之所憑依則直戴之爲鄭沖之同隊摶沙作飯鍊鐵爲金奸心細如蠶絲巧計密於蛛網嗚呼一何至此

毛氏不通毋云梅賾上傳不上經死中求生何計不生而大禹謨等二十五篇不載遷史不載班志不載劉錄不載鄭序篇目都卅數額皆溢將何以漢代所獻孔壁眞本幻化爲晉代所獻梅家贋物耶

冤詞二十三 漢代功令最嚴其所極重者莫如學官出此者即謂之逸 今文立學稱

尚書古文不立學即稱逸書○洪邁云孔安國尚書自漢以來不立于學官故左氏所引杜氏輒注為逸書

班固在東漢初撰國史其作藝文志首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上甲八此即孔安國之眞本也國史事體極嚴至重非比草茅寒士私作箋註彼於窮蔀之中猶復兢兢栗栗謹書之曰逸書況此煌煌國史上紀祖宗下列勳庸法令所禁於是乎觀顧乃肆然書之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乎丁鴻楊倫於光武初年聚弟子千有餘人以講逸書御史何以無言孔氏之尚書左氏之春秋傳立則同立廢則同廢顯晦皆同而漢魏諸儒其註經籍遇凡左傳所載皆

直書云左傳不名曰逸傳奚獨大禹謨諸篇禁令如霜耶毛氏極斥宋儒凡宋儒所言以白爲黑乃容齋一言不足取重何苦引之左傳引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莊廿二)又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成九年)又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襄五年)又如河水茅鴟祈招愔之柔矣之類考之毛詩韓詩並無其文故註曰逸詩其或引書者考之孔書伏書(時今文已衰)並無其文故註曰逸書於詩於書無二例也豈河水茅鴟之類亦以其不立學官而註曰逸詩乎詩若不然書亦不然。

冤詞二十四曰(劉歆作三統曆所引太誓与古文不合。杜欽議婚禮以關雎爲興刺之)

作不必不見毛詩

三統曆不與梅書合豈唯太誓而已哉伊訓武成並有差舛梅之湯誥不合於殷本紀梅之胤征不合於鄭所引將云先見者皆誤後出者獨眞乎

杜欽見毛詩猶以關雎爲與刺之作容或有之杜欽見毛詩以交交黃鳥爲關雎之詩無是理也劉歆旣見梅書猶以白魚入舟爲太誓有是理乎